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水浒传

SHUHUQUANZHUAN

彩 图 本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
古典
文学
名著



水浒全传

彩 图 本

原著 施耐庵

改编 龚旭东

绘画 武凯军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全传:彩图本/(明)施耐庵原著:龚旭东改编:
武凯军绘.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7-5358-2608-3

I.水… II.①施…②龚…③武… III.章回小说—中
国—明代—缩写本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6364号

水浒全传(彩图本)

原 著:施耐庵(明)

改 编:龚旭东

绘 画:武凯军

封面设计:戴 宇

责任编辑:郦 渊

出 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发 行: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8开

印 张:11.2

印 数:1-8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58-2608-3/J·489

定 价:25.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调换。

联系电话:0731-4435602(生产部)

市场部购书联系电话:0731-2568336、2568325、2568790

SHUI HU QUAN ZHUAN

目 录

第 一 回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
第 二 回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6
第 三 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2
第 四 回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21
第 五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28
第 六 回	林冲误入白虎堂	33
第 七 回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38
第 八 回	林冲棒打洪教头	43
第 九 回	林冲雪夜上梁山	48
第 十 回	汴京城杨志卖刀	53
第十一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56
第十二回	七侠智取生辰纲	62
第十三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68
第十四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75
第十五回	快活林醉打蒋门神	81

第十六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89
第十七回	小李广闹清风寨	94
第十八回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101
第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108
第二十回	李逵接母遇李鬼	117
第二十一回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22
第二十二回	石秀智杀海和尚	129
第二十三回	祝家庄石秀探路	136
第二十四回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41
第二十五回	李逵斧劈罗真人	149
第二十六回	徐宁大破连环马	156
第二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161
第二十八回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67
第二十九回	劫法场石秀跳楼	171
第三十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179
第三十一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186
第三十二回	黑旋风斧劈假宋江	195
第三十三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201



第一回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宋哲宗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东京开封府有一个浪荡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舞枪使棒，尤其踢得一脚好球。京城人叫他高毬。后来发迹，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善于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

一日，高俅替主人王太尉送礼物给端王。端王正在踢球，那球直滚到高俅身边，高俅使个鸳鸯拐踢还给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什么人？”高俅上前跪下道：“小的是王太尉亲随，受命送两件玉器来进献大王。”端王问高俅道：“你会踢球，便下场来踢一回。”高俅下场才踢了几脚，端王就喝彩。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球就像胶粘在身上。端王大喜，不肯放高俅回府去，就将他留在了宫中。高俅自此每日跟着端王，寸步不离。在宫中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驾崩，他没有太子，经文武百官商议，端王继位为天子，就是徽宗皇帝。他登基之后没半年，就抬举高俅做到了殿帅府太尉。

高俅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属下一一点名，只欠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王进半月之前患病未愈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此人是推病在家，快给我拿下！”马上派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王进只得捱着病来参见太尉。高俅道：“你这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你这厮！你爹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懂得什么武艺！前面的官没眼，让你做了个教头。你如何敢小瞧我，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确实是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你既害病，如何能来？”王进告道：“太尉呼唤，不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王进：“加力给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就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再和你算账。”



王进谢罪完了，起来抬头一看，认得是高俅。他出了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这次难保了！这个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高二！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都没养好。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做了殿帅府太尉，必要报仇。我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回到家中，对娘说知此事。娘道：“我儿，三十六计，走为上着。只恐怕没处走。”王进道：“只有去延安府，边庭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王教头母子二人，离了东京，在路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

一日，王进母子二人，在一所大庄院借宿，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赤着胳膊，身上刺着一身青龙，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你这棒有破绽，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大怒，要

与王进比武。庄主出来喝住了他，王进得知原来是庄上老太公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高兴，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那后生就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转似的，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就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后生拿棒直奔王进。王进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赶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下下来，将棒一掣，却往后生怀里直刺过来。只一缴，后生手里的棒丢在一边，扑地往后倒了。那后生爬起来，便去旁边搬条凳子，请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学了许多师傅，原来不值半分。师父。”王进道：“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打扰，无恩可报，自当效力。”太公道：“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唤作史家村。老汉的独生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恁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花了多少钱财请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膀胸膛，共有九条龙，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请教头成全他。”自此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

半年之后，史进把十八般武艺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便告辞上延安府去了。史进拜别师父，洒泪分手，回到

庄上，每日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半载后，史太公染病去世。史进不肯务农，一心只要寻人较量枪棒。

且说这时少华山聚集了一伙强盗，为头那个大王唤作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作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作白花蛇杨春。他们打家劫舍，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商议，山寨钱粮欠少，要去劫掠些来。陈达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啰，鸣锣擂鼓下山。史进听得，在庄上敲起梆子，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都到史家庄上。史进上马提刀，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后面列着八九十乡里的村夫，各家家庄户都跟在后头，一齐呐喊，直到村北路口摆开。

那少华山陈达率小喽啰飞奔到山坡下，也摆开阵势。

陈达对史进施礼，想让史进放他们过去，史进不肯。陈达大怒道：“你莫要逼人太甚！”史进也怒，抡起手中刀，催坐下马，来战陈达。陈达也拍马挺枪来迎史进。两个交马斗了多时，只见战马咆哮踢蹄，手中军器，枪刀来往，两个斗到深处，史进卖个破绽，让陈达把枪往心窝里刺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都扎入怀里来。史进轻舒猿臂，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揪住丢在马前，叫庄客将陈达绑了。回去的小喽啰述说交锋之事，朱武对杨春道：“我有一条苦肉计，若救不得陈达，我和你都完蛋。”

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只见庄客飞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己来了。”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到庄前，双双跪下，两眼流泪。史进喝道：“你两个跪下想说什么？”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被官府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死’。虽不及关

羽、张飞、刘备的义气，心思则相同。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齐受死。望英雄将我三人一起解押到官府请赏，我们誓不皱眉。我们死在英雄手中，毫无怨心。”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如此义气！我若拿他们去解官请赏，反叫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史进



便道：“你两个跟我进来。”朱武、杨春心无惧怯，随了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又叫史进绑缚。史进三回五次叫他们起来，那两个哪里肯起来。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史进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你们去官府，不是好汉。我放陈达还你们如何？”朱武道：“不要连累了英雄。宁可拿我们去解官请赏。”史进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么？”朱武道：“死都不惧，何况是酒肉？”史进大喜，放了陈达，就在后厅置酒设席，招待三人。朱武、杨春、陈达拜谢大恩。酒罢，三人谢了史进，回山去了。

自此，史进与朱武等三人常常往来，他们互相间频频使人送物事金银。

中秋将至，史进想和三人聊聊，便差庄客王四去少华山送请书。朱武三人大喜，写了回书，并留王四喝了十来碗酒。王四下山遇上了常来史家庄送物事的小喽啰，又去路边酒店喝了十数碗。结果他回庄时醉倒在了林子里的草地上，被猎户李吉遇上，拿走了他的银两及朱武三人写的回书，上告了官府。

王四直睡到二更才醒来，发现金银及回书都不见了，他回去后不敢如实回报，只说朱武三人没写回书。

中秋节这天，少华山上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头领，步行下山，来到史家庄上。史进接着，请入后园。庄内安排下筵宴，史进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赏玩中秋，叙说旧话新言。忽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大惊，跳起身来上墙一看，只见是华阴县县尉领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士兵，围住了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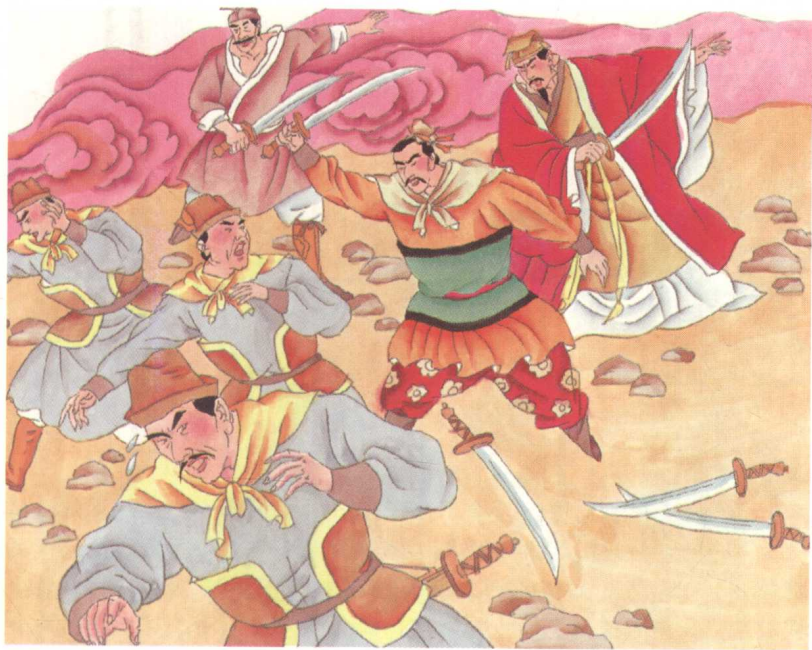
中，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要走了强贼！”

当时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别被我们连累了。可绑我三个出去请赏。”史进道：“如何使得！惹天下人笑我。我们要死同死，要活同活。”外面的都头等人惧怕史进了得，不敢进庄捉人。史进叫庄客把庄里的金银细



软等物收拾起来，点起三四十个火把。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各挎了腰刀，拿了朴刀，把庄后草屋点着，大开庄门，杀了出去。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与小喽啰和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史进是个大虫，没人拦得住，杀开条路，冲了出去。众官兵不敢赶来，各自散了。

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等，都到了少华山上寨内，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喽啰杀牛宰马，贺喜饮宴。





第二回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过了几日，史进要去寻师父王进，来到了渭州，遇到经略府提辖鲁达，二人一见如故。两人又遇到在街上卖膏药、最先教史进习武的师父打虎将李忠。鲁提辖道：“既是史太郎的师父，来和俺去喝三杯。”李忠道：“待小人讨回了钱，一同和提辖去。”鲁达道：“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事关小人的衣饭。贤弟和提辖先行一步，小人随后来找你们。”鲁达焦躁，把围看李忠的人一推一趄，骂道：“这厮们不走开的，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

三个人来到一家有名的酒楼坐下喝酒说话，较量些枪法，说得投机，急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地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摔在楼板上。酒保慌忙上楼来看，鲁提辖愤愤地说：“什么人在隔壁吱吱地哭，打搅俺弟兄们吃酒？”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叫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哭的，是卖唱的两父女。他二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想起伤心事啼哭。”鲁提辖道：“奇怪！你给我唤他们来。”

不久，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来到面前。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妇人拭着泪眼，上前来行礼。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那妇人道：“奴家是东京人氏，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戚，不想他们搬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在此受罪。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见了奴家，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的卖身文书，他却分文不给，霸占了奴家。没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将奴赶打出来，还要追讨我的卖身钱三千贯。父亲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本就没有得他一文钱，如今哪里有钱来还他，只得来这酒楼上卖唱，每日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只留很少一点度日。这两日酒客稀少，怕他来讨债受他羞辱，心中苦楚无处倾诉，因此啼哭。不想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



鲁提辖又问老汉道：“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儿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女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女两个住在前面东门的鲁家客店。”鲁达听了道：“呸！俺只是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

杀猪的郑屠！这个泼才依附在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就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三回五次才劝住他。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给你些盘缠，明日你们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女两个告道：“若是能帮我们回家乡去，便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只是那店主人如何肯放？郑大官人命他向我们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给我，洒家明日便送还给。”史进道：“这算什么，还要哥哥还。”从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给洒家。”李忠从身边摸出二两银子。鲁提辖见少，便道：“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只把这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吩咐道：“你们父女两个拿去做盘缠，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送你们起身。看哪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和女儿拜谢去了。三个人在街上分手。鲁提辖回到经略府自己房里，晚饭也不吃，愤愤地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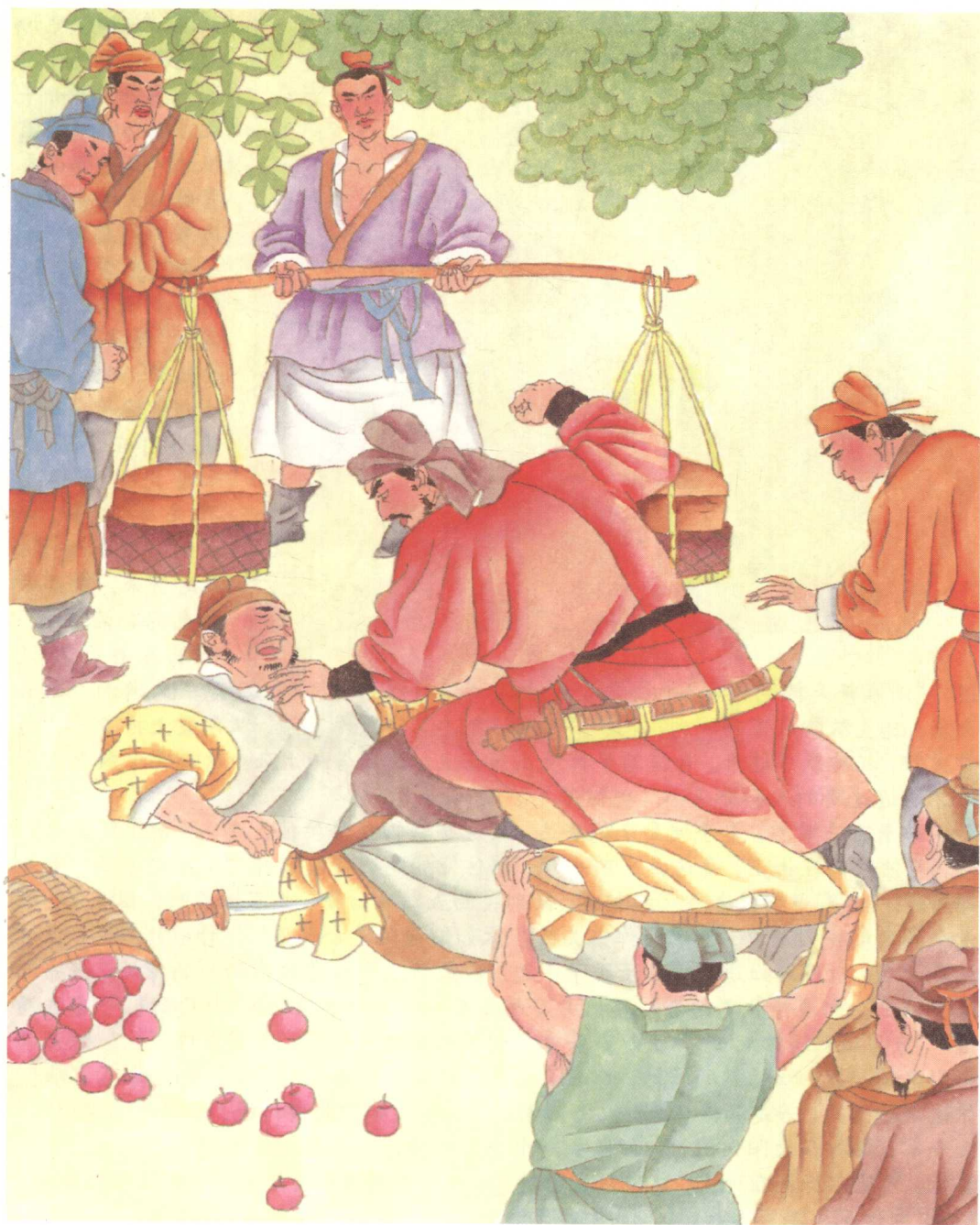
金老得了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先去城外远处约定了一辆车，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钱，算清了柴米钱。次早五更起，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进店里

来，高声叫道：“店小二，哪里是金老歇处？”小二哥道：“金公，提辖找你。”金老开了房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走便走，还等什么！”金老带了女儿，挑了担儿，谢了提辖，便要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哪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清了。但欠郑大官人卖身钱，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回家乡去。”那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张开五指，往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一拳，打下两个门牙。小二爬起来一道烟似的躲进去了。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女两个，慌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约定的车儿去了。鲁达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们，在店里坐了两个时辰，估计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直接往状元桥去了。

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正在门前坐着，看手下们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来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拿条凳子来，说：“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经略相公旨意，要十斤精肉，切做肉馅。不要见半点肥的在里面。”郑屠道：“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脏手们动手，你亲自给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是。”便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得肉泥。那店小二用手帕包了头，正想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便不敢拢来，只得远远地立住在房檐下望。



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叫人送过去？”鲁达道：“送什么！别急，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肉馅。”郑屠道：“刚才的精肉大概府里要包馄饨。肥的做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吩咐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小人切便是。”又选了十斤





肥肉，也细细地切做肉泥，用荷叶包了。整整干了一早晨。那店小二哪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郑屠道：“派人帮提辖拿了，送到府里去。”鲁达道：“还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成馅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这岂不是特地来耍我！”鲁达听了，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肉馅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说

道：“洒家就是特地要耍弄你！”把两包肉泥劈面打过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大怒，怒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名火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了过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居和十来个伙计哪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和那店小二也惊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要来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照他小腹上只一脚，将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上前一步，踏住他的胸脯提起醋钵儿大小的拳头，看着郑屠道：“洒家当初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作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也配叫作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地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了半边，恰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并都滚了出来。郑屠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朝眼眶眉梢又一拳，打得眼珠迸出，似开了个彩帛铺一般，红的黑的绛的，都滚了出来。郑屠抵挡不住，讨饶。鲁达喝道：“呸！你这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向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套水陆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他面色渐渐变了。鲁达心想：“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

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要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早早撒了吧。”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算账。”一边骂，一边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和郑屠的伙计，谁敢上前来拦他？鲁提辖回到住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郑屠家中众人救了郑屠半日，不活，呜呼死了，便去州衙告状。府尹唤缉捕使臣，写下文书，捉拿犯人鲁达不得，便各处追捉，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情况，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





第三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鲁达离了渭州，东逃西奔，行过了几处州府，一日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城来，见一簇人围在十字街口看榜文。鲁达不识字，也钻在人丛里听，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的犯人鲁达，即经略府提辖。如有人藏在家里给他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他来，或告到官府，给赏钱一千贯。”鲁提辖正听到这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抱住他扯出了人堆。

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拖扯他的人，却是他在渭州救的金老。那老头拖鲁达到僻静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明明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汉遇见，岂不被公人抓去了。榜上写着你的年龄相貌呢。”鲁达道：“洒家不瞒你说，那日状元桥下，郑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便逃来这里。你为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金老道：“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寻得一辆车子，本想回东京去，又怕这厮赶来，无恩人在旁搭救，因此没往东京去，随路往北来。撞见一个在京师时的老邻居，他给女儿做媒，做了这里一个大财主赵员外的二房妻子，现在衣食丰足。我女儿常常说起提辖大恩。那个员外也爱刺枪使棒，常说‘若能与恩人相会一面就好’。请恩人到家过几日再商议。”

鲁提辖便和金老回了家。金老的女儿出来谢过了恩。三人慢慢饮酒时，赵员外回来了，得知是鲁提辖，赵员外道：“多闻提辖豪杰，今日天赐相见，实为万幸。”鲁达道：“洒家是个粗鲁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若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洒家处，便与你去。”赵员外大喜，杀羊置酒相待。次日，又备酒食管待。鲁达道：“员外如此热情，洒家如何报答？”赵员外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什么报答之事！”鲁达在赵员外庄上住了五七日。

忽一日，金老急急奔来对鲁达道：“恩人，昨日有三四个做公的来邻舍街坊打听得